



賴古堂文選卷十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縣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佛老論

謝良琦

佛入中國距孔子蓋六百年其距孟子亦四百季是時諸儒羣言淆亂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衰微凌替然當佛之入不過為建白馬寺一以共書函之蘭臺石室已耳未嘗有尊之崇之奉以為教者也老

子則與孔子同時。史稱孔子適周見之。退而有猶龍之嘆。孔子之徒莫不聞之。又有莊周列禦寇者爲之弟子。疑其道遠高出孔子。而當時泯滅無聞。至漢時。止一蓋公言黃老。其說不長。不見信于世。司馬遷當武帝多欲喜功伐。其先黃老義主諷諫。班固猶譏之。逮夫齊梁之際。佛法始大行。而好事之家亦時時言老子以相和應。于是有韓愈又有歐陽修者。皆起而爭之。以爲佛老之說長。由于孔子之道熄。毅然稱述古先聖王所以治己治人治天下之道。以啟迪當

世。使人人知所自守而不爲其所惑。至今又千餘年。然而浮屠老子之官徧天下。而其徒亦往往不絕。更甚于當日。豈聖人之道不足以勝之歟。夫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其大經大法。雖不及見于今日。然其道未泯闕也。制爲君臣。天下莫不知君臣。制爲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莫不知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制爲宮室衣服葬埋祭祀。天下莫不知宮室衣服葬埋祭祀。制爲粟米果蔬魚肉。天下莫不知粟米果蔬魚肉。自生民以來未嘗廢。齊梁之際亦未嘗廢也。其政和

易其民安樂。故佛老亦得以安居暇食。而以其道其
教。自立于天地之間。此猶治平之世。士農工賈。以及
九流百家。至于輿臺廝隸。娼優之賤。皆得以其所業。
衣食其身。長養其孫子。而聖人卒亦未嘗曰。某也。善
某也。不善。而以其不善者。比于盜賊。淫亂。而誅殺之
也。故佛老之存于今日。以聖人之道。留之也。聖人之
視佛老也。輕有之。道不因之。而污無之。道不因之。而
隆後人之視佛老也。重尊之。以為教。闢之。以為異。而
不知其皆無庸也。設使自周與漢以來。無聖人之道。

則佛之道。無父子之親。無夫婦之愛。一再傳而已。絕
老之道。後其身。外其身。一俄頃而已。絕而非聖人之
道。係之。維之。使天下之人。不盡趨于一。再傳而絕。一
俄頃而絕。之道。則天下之無人類久矣。天下無人類。
則雖聖人不能以為治。況佛老乎。然而聖人之心。
不獨為天下存聖人之道。而亦不絕于佛老之道。是
以若是其兼容也。孟子曰。揚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故辭而闢之。不
遺餘力也。以其將有以亂聖人之道也。今試以問于

人曰。爾禽獸。則其人雖佛老。必怒矣。又試以問于人。曰。爾無父無君。則其人雖佛老。必怒矣。又試以問于人。曰。爾佛。爾老。則其人雖不佛老。必不怒。不惟不怒。且喜悅焉。是佛老者。猶未至于禽獸也。猶未至于無父。無君也。猶未至于亂聖人之道也。故聖人之于天下。苟非大無道。為先王之道之所不容。則皆欲寬之。接引之。使勉于為善。如佛與老。其術可漸變。其流可及止。則不必其草薶而禽獮。此足以觀聖人之大。而非然者。雖以楊墨言盈天下。其害亦且及天下。一孟

子卑辭。關之。遂敗不復振。而佛與老。非飲食衣服于聖人之制。覆冒于聖人之澤。整齊于聖人之法。則其初已不能以久。庸勝之也。予故由今觀之。齊梁以前。佛與老未嘗盛也。齊梁以後。佛與老亦未嘗盛也。其最盛者。特一時耳。猶且倏興倏滅。論者不一。而其深可異者。則學佛與老之徒。相與倡為因果禍福。及一切荒唐浮遊之說。斷臂指。灼體膚。梵唄鐘鼓。日夜奔走不遑。卒使當時君臣上下。沈迷陷溺。至于國亡身死。不覺悟。而世之賢人君子。始起而嫉之。而攻之以

爲是佛之過。併以爲是老之過。彼豈知其教之至于如是哉。世有學者。知佛與老之道。一再傳而絕。一俄傾而絕。則必以其道爲無益。而又知其道所爲得至于今之故。非聖人之道之兼容。不能以幾此。然後世之一節之士。皆知其足以自立。而不趨于佛老。而共爲佛老者。或久于其道。而不得出。則又可以奮然復歸于正。而無所愛惜。顧忌。則佛老之說。從此將不信于天下。而聖人之道之尊于天下者。自若不然。徒與佛老爭無益也。

論千子爲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蘇 桓

學者爲二氏之文。則引孔孟之道以告之。禮也。予讀韓歐集。其贈浮屠道士序。往往不苟。而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以其近于幻爾。然自二氏言之。則幻若大易書詩春秋所載。天道益如此其近矣。艾千子爲僧募白衣大士像序。客有譏之者曰。序始侈言靈異之迹。繼言某某禱獲子爲驗。且云天子公卿士庶農工商賈。皆有賢子。則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末又言嗣續之事。起于男女牝牡之欲。

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爲穢褻而彼且默相其間此
豈孔孟程朱經傳語耶客之言如此其告予也譏予
嘗亟稱予子古文也予因搜其文誦之客乃大謬自
予至武林寓大善僧舍至不能不動念予覺初之請
也則亦侈言大士靈異之迹矣而中則云向雖多爲
大士之文未嘗發明其的然之理合于聖賢者蓋將
于此文而始言之也故下文一則曰吾嘗疑之有云
嗣續之事起于男女牝牡之欲此亦清淨寂滅者所
視爲穢褻而彼且默相其間何爲者蓋疑之也再則

曰則常槩疑之以爲稗談傳聞不足信而微之某某
遂言某某皆今世偉人不爲綺語以惑衆者而申之
曰蓋常思之西方之所謂僧伽卽吾中國之所謂聖
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哉而前文所謂合于
聖賢之理與向之疑之而槩疑之之意已渙然于此
矣故曰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天下治
又必天子公卿大夫士庶各有賢子以守其天下國
家世其高曾之業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
皆可懸而不用蓋極言賢子之難得而以禮樂數言

以形容之。文章比興之端也。因復言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之無賢子，其禍不可勝道。以足上文之旨。又復備言大士之清淨寂滅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此所謂合于聖賢者也。未又言禱祠之事，古亦有之。而曰此以誠感彼，以誠應，則終歸之儒者。至實之理而已。此以誠感二語，與朱子有其誠斯有其神之說無異。反覆觀之，斯序也。其亦不謬者。與字以男女牝牡之欲一語，不幾褻乎。子曰男女構精此易語也。鄭衛之詩，桃夭采芣，聖人皆著于經。此一

序耳。毫髮之言，足以經傳相況。真視千子孔孟程朱耶。千子蓋能誦程朱之言，以追思孔孟之緒。予萬一者。天下蓋有有道之人，亦有有道之言。千子言焉而近于道者也。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客既以有德者求之矣。且以爲遂有孔孟程朱之德乎。客以千子爲有孔孟程朱之德，則又何求于千子一序也。夫言固有謬者。即古人不免。本朝姚承菴先生讀性理其置辯者甚衆。一以六經爲準，真可爲善讀書也。今客譏千子不善讀書，乃客讀千子一序，遂爾不能玩其

前後立言之旨。顛越其序而譏之。可嘆也。夫古文一
道。作者少。知者亦少。故歐陽文忠公作尹師魯墓誌
銘。而自論之。蘇文忠公惡後生改竄其文。正傷知其
文者之少也。卽斯序以觀。其稱述聖賢。不涉佛氏報
應之幻。蓋亦知禮者哉。而客又。何譏也。

雅頌辯

姜承烈

詩之有風雅頌也。猶書之有典謨訓誥也。聖人不能
以典爲謨。以典謨爲訓誥。則其不能以雅爲風。以風
爲雅。頌斷可識矣。自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起。于是論
者謂聖人於詩。有所高下軒輊於其間。故平王也。
而降爲風。召穆衛武侯也。而進乎雅。魯僖宗國也。而
登乎頌。以是言詩。其去聖人遠矣。夫雅奏于朝。頌歌
于廟。而風則詠自民間。其體各有不同。非頌勝乎雅。
雅勝乎風也。天子諸侯。莫不各有朝廟。各有人民。自

各有朝廟。人民之詩。故天子有雅。諸侯亦有雅。天子有頌。諸侯亦有頌。天子亦有風。非聖人得而雅之。頌之風之也。周南召南文王時之風也。風不始於平王也。函雅頌尚存其名。周公時之雅頌也。雅非創于召穆衛武頌。非始於魯僖也。夫聖人于經將以教天下之忠孝也。故為下在乎不倍。而詩教主于無邪。信如諸儒之說。列天子侯國。齊侯國。于天。玉則夫子先自處。不倍。又何以禁天下之邪。此理之必不然也。論者則又曰。雅之為言。正也。平王之時。不

正已甚。故降而為風。而復于雅之中。取政治之大者。為大雅。政治之小者。為小雅。此聖人之微指也。若云雅非聖人刪定。則大雅小雅之名。從何昉乎。魯、魏國也。非他國可比。天子之郊禘。成王賜而伯禽受。後世不以為僭。子以頌于魯。何傷乎。如謂侯國各有頌。則齊桓晉文之頌。可存者必多。聖人何獨存魯僖哉。曰。季札先孔子數十餘年。其觀周樂也。即歌小雅大雅。是雅之大小。非昉自子也。明白正。大曰大雅。優柔委曲曰小雅。故大雅則純乎雅之體。而小雅則雜乎風

之體其體自殊非關政治之大小也大雅之政治固
大小雅之天保采薇豈小哉且雅有正有變不純乎
正也平王即不正必不若幽厲聖人誠欲降王爲風
宜自幽厲始今幽厲仍雅而平王獨風豈理也哉魯
之郊禘非成王賜也攷平王時魯惠公往請史角往
報使成王既賜惠公必不復請在平王尚知不許而
謂成王肯賜乎先儒力正其非謂惠公後魯自用之
故夫子曰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自傷不能匡
救其失而謂忍以頌予魯乎今攷魯頌諸什泮水思

樂差擬鎬京闕宮膺懲足繼赫怒恐齊桓晉文必不
能及也夫著論則存魯公之命叙書則錄費誓之篇
今謂聖人重宗國而獨存其頌則可謂聖人重宗國
而以頌予魯必不可也然則雅頌各得其所厥義何
居夫樂以歌詩自詩教不明而歌章往往失正或宜
歌雅而歌頌或宜歌頌而歌雅或諸侯而歌天子之
詩或大夫而歌王侯之什如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相維之章天子所以享先祖也而歌非其
人歌非其地當時往往而是自子正之以其詩隸其

樂當歌其地。歌其人。然後大夫不得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詩正而樂盡正。故謂之各得所。非取雅頌之詩。而易改置之也。然則詩亡。然後春秋作。紫陽雅亡之說。非耶。夫平王時。政教號令。不及天下。採詩之官已失。而風雅頌盡亡。非僅雅亡也。孔子爰取春秋而脩之。始于魯隱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言風雅頌終。而春秋即始作之。爲言始也。非雅亡而後作春秋也。

春王正月辯

姜承烈

春王正月之辯。古今人聚訟而未有決也。愚請一言而衷其得失可乎。漢儒謂用周正。時與月俱改。胡傳則謂以夏時冠周月。獨蔡元定謂用夏正。而晦庵文成諸子。力持漢儒之說。將誰使正之哉。爲漢儒之說者。曰。春秋時。月俱改。故曰王正月。言周正。建子之月。出自天王也。王正而繫之以春。言春爲歲首。既改十一月爲正月。自應改冬爲春也。不知四時之序。一定不易。故置閏成歲。堯舜兢兢。若冬可爲春。則春將爲

夏。夏。爲。秋。而。秋。爲。冬。寒。暑。盡。易。歲。功。不。成。又。何。以。釐
百。工。而。熙。庶。績。平。周。公。大。聖。人。也。制。禮。作。樂。萬。古。爲
經。不。應。蠶。辰。至。是。也。謂。三。代。異。建。仍。商。之。失。則。聰。明
齋。聖。如。湯。當。時。決。無。更。易。四。時。之。理。此。說。之。最。難。通
者。也。爲。胡。傳。之。說。者。曰。四。時。何。可。易。也。三。代。止。易。月
耳。周。以。十。一。月。爲。正。月。故。書。曰。王。正。月。若。仍。魯。史。應
書。冬。王。正。月。聖。人。則。以。首。春。爲。得。其。正。故。易。魯。史。之
舊。文。而。改。冬。爲。春。以。寓。行。夏。時。之。意。聖。人。之。微。權。也。
夫。孔。子。周。之。臣。子。也。以。前。代。之。時。而。冠。昭。代。之。月。義

所。不。敢。出。也。况。隱。之。元。年。既。已。改。冬。爲。春。則。從。此。四
時。盡。改。而。二。百。四。十。二。年。之。四。時。皆。非。當。日。之。四。時
矣。豈。理。也。哉。善。夫。蔡。元。定。之。言。曰。周。人。未。嘗。改。時。亦
未。嘗。改。月。所。謂。三。代。異。建。者。言。以。是。月。爲。歲。首。也。攷
商。人。建。丑。以。十。二。月。爲。歲。首。而。凡。朝。賀。大。典。俱。在。此
月。故。太。甲。之。遷。桐。也。在。冬。十。二。月。其。復。位。也。亦。在。冬
十。二。月。周。人。建。子。亦。止。以。十。一。月。爲。歲。首。云。爾。非。取
時。與。月。而。改。之。也。聖。人。作。經。定。萬。世。之。法。程。謂。人。生
于。寅。自。應。以。寅。爲。歲。首。故。略。舊。史。之。冬。十。一。月。十。二

月不書而首書春正月也。魯奉天玉也。正朔故特繫之。以玉夫子不過因仍舊史未嘗有所增益也。愚嘗歷攷詩書周用夏正鑿鑿不爽可一一舉以相証焉。禮記之月令皆夏正也。或謂呂不常所造不足信也。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皆夏正也。或謂漢儒所為不足信也。然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載在周詩者亦不足信乎。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載在周書者亦不足信乎。不獨此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此魯誓之言也。

使用周正則暮春尚屬正月安得有春服又安能浴沂風雩乎。又不獨此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子輿之書也。使用周正則十一月十二月是今之九月十月正值收穫築場納稼民尚無暇安得農隙為橋梁計乎。然則周之不改時月斷然可決又何疑于春王正月乎。哉。然儒者之所疑有二。一則周七八月即夏五六月。此紫陽之說也。一則周既不改時。夫子何言行夏之時。此文成之言也。紫陽泥于一偏。謂惟夏月畏旱不知田家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

新古堂文選 卷八
秋子與七八月之說良有深意柰何輒引周正以七
八月爲五六月乎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謂之建子夏
以正月爲歲首謂之建寅其云行夏之時者言當用
寅之月以正月爲歲首也非謂周之已改時也後世
不知建丑建子之義魏革漢正以十二月爲正月周
革唐命以十一月爲正月時序貿亂仍遵夏正夫四
時必不可易堯舜以來一定之法也愚之所信者此
也。

孔氏三世出妻

辯

張世經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
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
即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
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於此則聖
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婦皆不能爲前車之鑒
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於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
謂禮記皆漢人附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以
此頒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

白之寃。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子山居靜夜，週行數武，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先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為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為及也，妻者則為白也。母，其不為及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夫所云不為及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為子

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于伯魚乎？況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為孔氏三世出妻，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白之寃。即謂漢人背謬，亦未嘗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予蓄疑乎中，不敢自安者久矣。因為此以正之。

永初甲子辯

傅占衡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題
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凡詩在
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
有歲月者，獨此，故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
晉隆安五年，與皆題年號之說，適相違背。此註與史
傳皆妄也。予因就集攷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
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
規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反正義熙元年也遯去來兮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己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陶公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藥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

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蓋始以集攷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異若此不妄傳會或曾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用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唯晉義熙三年而已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用子若以丁

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
年斷自永初陶永初以後詩郎不見其題甲子也若
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義熙反正之
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玄尚未竊號
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又云此是陶公今古相傳一
段佳話耳予乃苦辯之何爲予謂史文本集歲月炳
然前後可考曾次磊落隨意書年陶公何必藉此爲
佳話乎

經世議

曾大奇

按古今而論有一世則有一世之患有一世之患則
自有一世之雄駿特達潛識幾先而救挽之得志見
諸行事不得志則著方冊垂空言以待夫英君亮臣
庶幾有一人焉聞吾言而張設其救天下之禍敗若
秦越人華陀之禁方無不立起也雖然其有形者皆
可易圖也其有形之釁而屬於一事一端尤易圖也
天下蓋有無形狀之患焉以爲患而上恬下熙大難
之端末由起也以爲不病而秦越人已望而走此其

患殆有不可言者。姑嘗妄以今日言之。今之時。北望而武備之未張也。水利之未興也。鹽屯之未復也。南望而民力之告罄也。顧中土而漕河四潰。蛟龍爭道而處也。天下廩廩矣。而貂璫雲翔。張其封豕之角牙。以吞噬方國。天下毒痛。憂時之君子。能無隱乎。曰不憂也。之數者。關切於國家至鉅矣。而以爲不憂何居。曰。是非其綱也。是患在無綜核之相。不能知人課實。故天下不蒙休。是故有張仁愿。王忠嗣。而何慮乎武備。有史起。鄭國。而何憂乎水利。有桑弘羊。趙充國。而

何慮乎鹽屯。有耿壽昌。劉晏。而何憂乎民力。得鄭當。時賈讓。而何畏乎漕河。王旦。韓琦。相。而何懼乎大璫之不散也。且天下未嘗無才。一世之才。自足供一世之用。特患受人家國之托者。無意廣求。無意憐愛。是以夫功隳治窳耳。故曰非其綱也。天下蓋有大憂焉。君不親其臣。臣不得見其君。君臣之相隔。若秦越萬里。間關重阻。之不易通。且古今上下之分。至于本朝極矣。而人主至中葉。輒深居。終歲不一出。從禁中決事。雖以公孤殿閣。古所稱元首股肱。亦且望其君如

在層雲隱霧三天之上而不能近此其勢必有所藉
以通君上之前而中涓於是重矣上憑此以通其臣
臣憑此以達其君舉天下之大而針孔之線盡屬此
二三刑餘之人可不為寒心乎嗚呼亦幸今日主上
英明獨斷而中涓無甚不肖者耳假設有險臣如趙
高仇士良其自慕繫也既完既固而壅塞主明玩弄
人主於股掌之上而天下莫如何盜起而君不知威
劫殘傷冤氣蒸霧而主不聞天下將奈何即中涓無
有舞權佐奸如是者而外臣適有雄智邪汚之人如

分宜胄子倚為城社而專為其私以亂天下卒卒不
可去則天下之禍起矣夫是者今之所未見端也而
吾畏其卒也且今之時君英明而疑其臣好獨斷而
私其柄其賢正者固已束手矣稱之以聖神中正懿
鑠之嘉問而不能動其欲也激之以貪冒辟邪褻惡
之醜名而不能動其忿也天災屢彰駭而不惕也六
服搖搖而不省也夫主以深居不信臣兼以見定靡
搖如堅瓠之不可剖危石之不可鑿此雖有智者無
所措謀勇者無所措力雖有匡國救世之臣如霍子

孟諸葛武侯王景畧姚元之之輩亦無由入其術行
其志而况此未嘗學之小臣哓哓喋喋欲以空言回
天不既濶乎然則天下將終不可為乎吾聞之也無
有不可為之時所患者臣無致主之術無結主之誠
徒以所聞仁義禮樂迂遠不切之察言上格其君故
其君益冰炭若有淵識曠覽之士出為別道以乎之
則以為可驚可唾爭相毀誅以敗其成但取名美不
顧事實但務求於君不顧己之未嘗行以是為忠號
於眾曰吾忠之不見諒也豈不痛哉且主英明明何

不可因也主獨斷斷何不可成也夫英明獨斷者古
所稱天下之利器而微密之營壘也夫何不因其明
何不因其斷幸不逢昏暴柔優之君何謂不可為哉
愚以為當今之時要在結主而結主之術莫如先置
其身於無可指摘之地使雖有猜心不容不信我同
塵合污勉遂其欲成其所快使雖有暴行必且歡然
不忍舍我而後可以唯吾志之所欲為夫整身以求
信新莽之所以移國也同塵合污以求不捨我李林
甫之所以堅寵也凡小人之迷主擅國不告而同然

矣。而君子忍道之。曰不然。葬林甫。以之行。其私而吾
以之。成其公。葬林甫。以之。希大物。固祿位。強私門。愚
耳目。以圍塞天下。士而吾以之。尊主威定。國是絕。浮
議。課百官。簡制定法。以救生民。安天下。如此。則又何
害。其為求信。何害。其同塵。合污哉。故主而雄畧。自用
如漢武。則公孫弘之讓。非阿也。主而耽酒殘暴。如文
宣。則楊惛之術。非徇也。不觀管子之相齊乎。以齊桓
公之三大邪。好田而海夜必至。禽側。好酒。日夜相繼。
好色。而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其潘汰破義。固賢君

子之所掩耳不忍聞也。而管敬仲皆以爲無害於霸
國。滂與滂。國奢與奢。同塵合污。歡乎無間。而後乃安
然行其霸天下之術耳。今之人主。未及齊桓之行。今
之人臣。未有管子之具。而今之人臣。之責繩其主也。
往往出於管子之所不敢與不能。則亦宜其上下之
愈不交。而天下焦焦不得受其英明。獨斷之益。亦無
惟矣。且以管子之才。桓公之深信。鮑叔之讓賢。宜可
一朝相傾倚。而管子未易也。初諫繕兵。弗聽。諫伐宋。
弗聽。敗於宋。而諫。復修兵。弗聽。諫伐魯。弗聽。敗於魯。

而諫復修兵弗聽魯盟而諫去兵弗聽蓋五年而後桓公始一以管子爲規也惟管子言無不酬而不急於求信待其事後必符一一如左券而後桓公亦其教信其言雖欲少參雜焉不敢矣故管子相齊四年之中國彌亂鮑叔曰奈何管子曰吾君惕其智多可誨姑少胥其自及也神哉淵乎故以管子之聖桓公之智鮑叔之薦而結主如此其難也嗚呼今當此英明獨斷之君而誠交結不携則又何患乎武備之未張水利之未興鹽池之未復民力之告罄與夫漕河之四潰哉而况於貂璫乎顧古今以來邪臣結主以成私賢臣寧得罪其主而終不欲失天下名生民何時得太平也

萬孝子割股議

侯方域

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當事是宜請於上旌而表之。或曰否。著在會典。余竊以人子至性純篤。世不常有。顧格于禁例。無以推駁。極論裨益仁孝之化。不可不辨。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涑論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滅絕。黷政妨義。不可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

可塗腰頰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昌黎又謂陷于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視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維其情。而且以毀傷為非。則韓子持論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

命。死且為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人子如唐生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嗚乎。姚氏之論至矣。孝於其親。古之所謂至德要道也。世衰道微。上之人不復激揚名教。而天下誦詩讀書之人。其平居既不能致身力。養少少。自盡及一旦。危險有事。則又雍容澹漠。引文飾義。視筭行路。類借口以為中道。宜爾賢者不敢過。其間有奮不一顧。以赴其君親者。反以為詭且激。

切切然議之。天顯烏自而悖。民彛烏自而正哉。夫世
之切切然議之者。以其詭且激也。今有人於此。誠能
詭且激焉。而勉爲一善。其明日又復爲之。又明日又
復爲之。漬漸而爲之。不止則是終日而且皆善也。終
日而皆善。又安問其詭與不詭。激與不激哉。抑忘其
身以事君。竭其力以事親。而必謂之詭。且激。則世之
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嗚乎。
余是以賢萬孝子。或曰。孝子父爲宿將。行兵有紀律。
不妄殺掠。是其全人父子骨肉者多矣。固宜有令司。

然則孝子生長戎馬之間。未嘗有所觀習。顧以至性
純篤。反衰俗而振古行。非偶然也。當事雖爲請於上。
旌而表之。可也。

舟說

詹鍾玉

始余將有事閩越，問渡浦城，買一舴艋，其制方上銳，
下坐卧其上，恒欹枕不安，板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
皆可舟中捫摸得。操舟者曰：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
戟外向，舟觸石，鏦出相去，絜絜輒成齏粉。水聲如雷，
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
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
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舴艋，
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鷺捷，捷如是者，也豈非。

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
嗚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依濟。況乎具
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卽何虞於
傾覆哉。

官民說

金之俊

瓠里子自吳趨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
渡。送者未至。舟泊許者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
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
但視其敝。蓬折檣而破。飄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
里子仰天歎曰。今之爲治者。其亦以民爲官。民歎宜
其敝也。嗚呼。以余觀于今天下之民。其不爲官。民而
免于瓠里子之歎者。蓋亦鮮矣。且求如官舟之猶存。
敝。蓬折檣與破。飄亦什不得二。三也。然則攷民風者。

宜如何加之意焉

豎人臧說

侯方域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繁。臧俛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為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其故土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強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

下之。關疆而疆。以。蹙料民而民。以。臧者。是殆臧之所
不為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隣翁者。嘗有羊
焉。而命人牧之。其人既報之。以繁息之數。乃立豎而
受糈。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苗而害稼也。乃置圍
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圍中者。產繁而氣瘕。羊多
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數羊。而授廩。有餼。補牢。有
費。所謂建置沿革。若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關白。共
說翁。猝聞其繁息之數。而喜不及詳。准羊而授牛焉。
牛實瘦死。又准羊而授鷄與豚焉。受耕之戶。惡其瑣

細而弗堪也。燕田而去之。嗚乎。翁始貪貪而惑。既惑
益不知所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
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臧乎
臧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者。貴審其
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至。寧辭功而受過
乃臧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兄曰。爾之言。近佞。然
吾羊則實有牧而乳者。又若之何。嗚乎。天下之地。廣
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
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

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者，李必
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
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爲存者也。侯子曰：利之所不興
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
治者，又何其寥寥耶。

捕鯪人說

徐芳

鯪之物，銳喙而深鎧，狐蹲而蚓曲，其食利蟻，每以舌
爲餌而噉焉。其技善潛，貫土如簇，頃刻失之，坎陵洞
谷，取之者恒伺其睡而坎之，納之藪而察焉。使蹈于
力也，而後爲之發。其伏乙酉夏，綏安李子玉如讀書
其山中，有客來，僦爨者，與日出入，不能跡也。察其食
雖儉而給，其色愉愉，有以自適。其橐單，獨敗筭，鋏鑿
救具，餘無長物。李子疑而詰之，曰：我捕鯪人也。家在
某鄉，來就食此。曰：爾鄉無鯪乎？曰：山隈則鯪肥，是吾

以來也。曰：若曰能幾鮫乎？曰：子何易吾鮫？吾之躄而
遊也。或曰：一遇焉，或數日一遇焉，而共逸者亦十二
三矣。而既而，是則又他徙焉。吾故無常居。鮫以爲居
也。曰：子之業，此樂乎？曰：奚樂？凡鮫宅，不突岩與窟之
間。淺者尋丈，深乃不可測。吾之伺之，蟻而進，蜂而却。
脊天而脅地，黠黠然如泉墜之人，而不日月也。幸無
摧壅之禍，則濟焉。其不幸，夫固棺若土，而觀若石也。
蓋吾家之業，是者數人，而皆寢焉。然且不能名其處
而壽。吾寂矣。然則子盍徙業，而他乎？而自冒險爲曰：

嘻！子未知吾家倚是而代匱者，亦有季。吾少而習之，
而長則安之。舍是吾窘也。且夫士非吾儕，小人散望
也。工必有藝，而吾不能。農子田，或稷焉，商子貨，或耗
焉。吾未暇計其耗與稷，而是具者，吾安出乎？吾徙也。
夫鮫蕃于山，子已無所需，而與世無爭。吾以勤自給，
而餘以及吾家。不耕而幸食，不蠶而幸衣，無租稅之
虐，促無官吏之訶欺，無舟濤陸寇之驚憂，無佞眉折
腰之屈辱，簾而安，殫力而無禍，是豈不足吾所乎？如
以險則世固有什么？于是者，而豈獨吾鮫？李子悄然

退而以告予曰。達者之言哉。乃其指則謬矣。夫工農
商賈之業。至坦也。而彼則憚之。捕鯨之險。至亟也。彼
狎而忘焉。豈性使然哉。是以君子貴慎習。

棘說

徐芳

盱南之山。有曰太行者。吾廬所處也。吾行焉。有棘當
路而立。吾易之也。人焉而迂下者。鈎吾裾上者。把吾
袖。從者曰。折之可盡也。吾然之。左斷於指。而右曳于
臂。不能勝也。動而益蹙。有見而告者曰。退也。吾又然
之。退焉。久而獲釋。其人顧笑曰。異哉。子何望棘而思
進也。進則已蹙。而又角之。是益疾也。必傷子矣。且子
慮不足以知此。吾行山中久。是物骨柔而刺密。銛而
螫。性堅忍。善附麗。有間即抵隙入。不可輕脫。而又巧

捷。廣枝節。蕃族類。蔓衍膠結。一動百應。故入者必阻。而爭者必敗。以其柔密肆其銛螫。鮮不殆矣。吾見其困于是者之錯也。而子不嘗乎。然則如之何。曰避之。與人而殆也。無寧勿入。殆而退。猶免也。然則是不可制乎。曰可。除棘有道。求其本而艾之。則其族自落。入而爭焉。抑憊矣。節節而斲之。豈有濟乎。山中之為棘者。何限。子亦烏能盡之。邪。且吾聞之。漁者必網而樵者必斧。故禽獸無善舟。釋斤無善斷。貴挾其具也。今子徒手耳。而欲制斯棘。何邪。子謝之。且自具也。今避之。無安入焉。以自困也。當路而遇棘者。不能斧。則

蠅說

徐勞

物有嗜炎而疾冷者。木之桃李。鳥之鶯燕。虫之蛙蟬。蜂虻。吾不能悉數也。其最甚者莫如蠅。木無心者也。鶯燕蛙蟬蜂虻之屬。春而進。秋而退。如是而已。其他小炎與冷。不遽變也。蠅則不然。朝而炎則喧然來。夕而冷而寂然去矣。而夕之朝而復炎也。則又喧然故其炎冷。俄頃之間而已也。夫炎冷在俄頃之間。變不已。亟乎。故天下之寂可厭者。莫如蠅。或曰子無蠅之苛也。天下之變有大是者。而子不察也。今夫風無厚

頤石堂文集 卷十八 蠅

薄人也。而人欣。歘焉。欣之極。或嘯而呼。之。招之。以。寔也。而。歘之。則。屏而蔽焉。戶。墮之。衣。有。罅。而。亟。紉之。與不。既。愬。不。情。乎。日。之。在。天。終。古。如。斯。也。胡。暱。而。暱。焉。如。慈。父。母。之。懷。而。聚。而。煦。也。胡。輒。而。齧。焉。如。雉。而。匿之。行。以。蓋。必。廓。焉。居。以。帷。必。邃。焉。廣。廈。崇。岑。之。却。伏而。不。一。盼。焉。庸。詎。忘。夫。何。者。之。族。而。煦。乎。他。日。不。幸而。有。雪。霜。風。露。之。侵。逼。而。更。暱。之。焉。夫。寧。無。愧。于。心耶。然。世。安。之。如。故。也。故。風。與。日。而。無。知。耳。如。有。知。凡冬。之。暱。而。夏。之。寔。者。皆。不。免。于。唾。笑。者。也。且。不。見。裘

與。葛。乎。裘。有。功。於。寒。甚。多。而。人。不。錄。也。及。夏。而。放。焉。葛。方。以。爲。已。之。遇。勝。于。裘。而。冬。日。之。笥。又。躡。其。後。矣。子。無。獨。炎。冷。蠅。也。且。夫。鶯。燕。蜂。蛸。蛙。蟬。之。屢。行。乎。自。然。者。也。蠅。有。利。于。人。附。之。至。於。利。盡。則。亦。已。也。惟。人則。操。而。秘。之。飴。與。醜。之。不。測。炎。之。極。至。爲。之。鳴。吠。無難。而。冷。之。變。乃。操。戈。入。室。而。有。所。不。顧。繇。是。言。之。人。之。可。歘。無。乃。甚。于。蠅。哉。予。無。以。應。俛。而。咲。思。昔。之。人。有。憎。蠅。而。賦。者。其。有。所。感。也。無。亦。苛。細。已。夫。書。以。爲。蠅。輩。解。朝。

類書卷之八

鷄犬說

徐芳

翼者啄也。有遊吾庭，吾視之，鷄也。而呼焉，軒焉。若有所思焉，蹄者躅也。有信吾門，吾視之，犬也。而號焉，跋焉。若有所望焉，他日過山中，有貌類鷄而啄者，聞吾聲，翔焉。吾呼之，而翔益疾也。問之人，或以爲鵲也。有貌犬而躅者，望吾影，突焉。吾號之，而突益力也。問之人，或以爲鹿也。鷄與犬非德于吾也，而狀若德焉。其就焉，豈非性近于吾乎。鵲與鹿非怨于吾也，而狀若怨焉。其避焉，豈非性遠于吾乎。雖然，人之情，見近我

者喜之。其遠我者則怒之。喜之至欲其生而怒之極則爲殺。亦勢使然也。推是心則凡鷄與犬于世無不生而所怒而殺者必鵠與鹿也。然吾觀之人其所束縛而烹割者必鷄犬之屬而鵠與鹿之死於殺者百一也。豈喜怒之變如是無亦近人者死而遠者生乎。嗟乎甚矣鷄犬之無罪也。其依依於人。柔且慧可喜不可怒而終不得與無情之鵠鹿同免於一死。人亦可謂不仁哉。鵠與鹿而使之遠必不肯鷄犬而欲逐之抑又不能也。使其能未必不俱生。則人之不仁彼固。有以取之矣。鵠與鹿細物也。吾而鷄犬之不可奈之。何。麟與鳳也。而吾得以致鷄犬者。致之耶。

沙桐說

徐芳

木之美而易長者曰桐。有沙桐者，其長尤易。丁亥十月，予與陳子先實公秦，步自庭陰，有樹蔚然以青，高可數丈，獨出林杪。予嘆曰：美哉木，何年之植也！陳子曰：是沙桐也。生是凡六年矣。蓋自壬午秋而始見此。予誌之矣。予曰：有是哉！予未之前聞也。凡樹木者，必曰十歲共大較耳。松栢柟梗之屬，有百歲及數百歲者矣。而後盛焉。下此者，亦皆數十歲未有美而盛若斯之易也。其他灌莽荆棘，有不特歲首然于世，固無

所取也。果若此，凡樹木，胡不樹。沙桐而極，柎、梗、松、栢、
乎。陳子曰：否，子未之察也。是木產于墟，林荒壤之中，
其種自蘖，不必有所植也。其根淺，不能有所深入，以
息也。其食泥汗，雜穢濁而不能潔也。故其抽華，頽液，
以分注于柯，葉之間者，輕而汎速，成而躁遂，其理膚，
以散，斲之，不可以任。梁棟，刻之，不可以勝舟楫。析而
鋸之，不可以凝。雕刻，此與灌莽荆棘者，等耳。古所謂
棄材者也。子但以其長之易也，而取之乎。其盛也，也
且夫桐木之弱者也。然以其弱，故爲能發其聲，以佐
琴瑟。故君子取之，又其實可操而茹也。雖其實不與
柎、梗、松、栢齒要，于世未嘗無用也。是木兩無一焉，又
竊桐之貌，以欺世者也。將更剪而易植，以資他日。况
楸之乎。子不辨而羨之，他日味之，不成。實聽之，不成。
穀也。其責小矣。萬一不幸，而以試調，刻又不幸，而以
位。子舟楫、梁棟之間，中途撓折，崩敗至于胥，豈不
悞哉。如不惟其材也，是督而貌之也。則誠羨矣。子藝
然退而思曰：是有三可鑒。凡木有斲，承有用者矣。吾
知之。吾取之，松、栢、柎、梗是也。亦有斲于無用者矣。吾

知之。吾又棄之。灌莽荆棘是也。是木。窮之爲無用而
確有可觀。信之爲有用而實無足採。浮文亂實。不易
知也。一也。非桐而人以其爲桐。二也。美器必晚成。美材
必漸進。是物長易。固宜質薄而我不能察。三也。陋矣。書
以告後之相木者。

大射義辨

林兆珂

考索云。自漢儒謂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其於古人射
義已失之矣。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
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
此說抑又惑焉。夫天子之於諸侯。不曰伯父叔父。則
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賓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
貴。其臣順。豈有假禮物以射。諸侯之義也哉。周農弘
嘗以諸侯不朝。乃設狸首射之。狸者不來也。欲以警
不來者。晉人怒。殺農弘而愈乃服。夫一射不來之

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况天下諸侯而無故開嫌且
釁寓意所射之物何爲也哉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
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也則不
能服之可乎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豈有無他功德
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土乎然射義謂諸侯歲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
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失禮樂不有於內
而徒行於外矢之間吾見貌舜心蹈者不可辨也而
古者僅以是取士乎予謂古者信未嘗以射取士然

自大射以至燕會未有不以射爲教而其禮其節其
器其侯其地其官列之往牒者至著也記曰武王散
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貫革者息而所以中的者未
嘗息故曰其爭也君子云耳夫以雍容揖遜之君子
不憚失荷戈執戟之役則夫世之姦雄之人亦孰得
操其技之所長以憑陵君子之所短而肆亂於天下
哉此先王觀射意也洪武三年命工部製射興詔國
子生及郡縣生員皆令習射二十三年命闕射圃給
監生弓矢二十五年詔祭酒胡季安與翰林官考定

射法。頒於國子監。欽定射儀。嘗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亦嘗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故當時士大夫。翕然習之。而方孝孺。乃謂國學子弟。皆弓馬粗才。而不備文事。豈意今日。將舉此而並廢之乎。丘文莊嘗欲令之士大夫。頗講。黼畧。學官。閑之以弓矢之事。胥吏教之以擊刺之方。嗚乎。其得先王聖祖之意矣。

說枰

徐世溥

齋中置碁枰一。客來則設。去則縣之。疏者欲不知余之不能奕也。從子嵩指謂虛設。嗟夫。是亦有道焉。夫事苟不妄。形之動則亦無由測其淺深。如吃者不語誰知其吃。縣枰不奕。未有知吾不能者。故藏拙之道。莫如守默。且是局也。一縱一橫。三百六十。而天下之碁。已畢具乎其中。雖有奕秋。不能舍是也。方其縣之。黑白不設。含變無窮。長短不形。及其用奕。機心乃生。勝負之情。炎乎中。至有變貌爭道。拂衣毀局。以行者。

故人之游世。經緯不可不清。而黑白不可設。形如斯
肩也。養晦之道。近于龍德。是亦有道焉。吾故書之以
告。嵩。嵩乎識之。

賴古堂文選卷十八終



聖